

长篇历史小说

孙叔敖，父亲死于国难，负母逃亡乡野。遇高人指点，遂成大器，终以布衣之身，被决意强国富民楚庄王举为令尹。其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雄，齐桓、晋文相继称霸。楚国扼控江汉之势，亦欲北上争霸，却苦于国势贫弱，难与晋国争锋。孙叔敖拜相，

布衣宰相孙叔敖

革除弊政，改善税法，兴修水利，清丈田亩，利民强兵。虽因奸党构陷而遭三次罢相，亦无怨无悔，不堕强国富民之心。终于感悟庄王，君臣合德，使楚国走上富强之路。公元前591年，楚在郢地与晋决战大胜，成为新的霸主。

石穆海·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布衣宰相孙叔敖

石穆海·著
叶雨·修订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衣宰相孙叔敖 / 石穆海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080 - 6956 - 2

I. ①布… II. ①石… III. 孙叔敖(约前 630 ~ 前 593) - 传记
IV. ①K827 =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5819 号

布衣宰相孙叔敖

作 者 石穆海

责任编辑 贾洪宝 霍本科

封面设计 聪 聪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本

印 张 19.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投稿:hskwyd@yahoo.com.cn 互动:010-64672903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孙叔敖负母逃难 养由基比箭毙贼	(1)
第 二 回	凤翔宫樊姬论贤 小狐山叔敖问道	(7)
第 三 回	承天殿虞丘去职 扁头坡叔敖受命	(14)
第 四 回	潘鬻孙宅访旧交 叔敖路寝朝明主	(21)
第 五 回	择吉时庄王拜相 借风势蒯通撞杆	(29)
第 六 回	税吏无辜遭痛打 樊羽风流起相思	(34)
第 七 回	孙府虞丘欲结亲 路寝庄王定伐郑	(39)
第 八 回	恶仆讨债抢小婢 贤相问责斥虞季	(46)
第 九 回	申叔时严饬潘鬻 孙叔敖法办屈巫	(53)
第 十 回	结欢虞季送娇娃 报怨屈巫献秘计	(58)
第 十 一 回	樊姬慷慨赠食盒 小婢懵懂进宫闱	(63)
第 十 二 回	街巷伍举听童谣 漆行叔敖催赋税	(69)
第 十 三 回	郢都庄王回征旅 路寝群臣争谤谣	(74)
第 十 四 回	许姬谣诼毁令尹 伍举访察追太傅	(79)
第 十 五 回	庄王围猎前驱马 令尹争功一去相	(84)
第 十 六 回	说随咒庄王除疑 卖绢罗叔敖立信	(91)
第 十 七 回	公孙越夜送钱物 孙叔敖谏修行宫	(96)
第 十 八 回	见兵马樊羽缴税 演百戏优孟讽谏	(102)
第 十 九 回	庄王微服访田亩 夏姬媚态惑君臣	(108)
第 二 十 回	叔敖惨怛失妻儿 潘鬻狡诈入司败	(113)
第二十一回	申叔时谏复陈国 孙叔敖避使吴越	(118)
第二十二回	接孙妻虞丘设宴 伐舒国襄老出征	(124)
第二十三回	樊羽府计定美人 襄老宅情惊鸚鵡	(130)
第二十四回	许姬因步摇生事 襄老见鸚鵡起疑	(135)
第二十五回	凤阳宫许姬鼓舌 云梦泽屈巫出丑	(141)

第二十六回	渚宫楚庄王观舞 郢都养由基获盗	 (148)
第二十七回	叔敖巡视通灵渠 虞季得意北门市	 (153)
第二十八回	庄王廷议亲审贼 令尹明心二去相	 (157)
第二十九回	叔敖趁夜还期思 屈巫求计登虞府	 (162)
第三十回	庄王郊野访民瘼 许姬后宫祝寿辰	 (169)
第三十一回	禳旱灾衙役拆庐 闾县署叔敖夺子	 (176)
第三十二回	谒恩师上小孤山 散家财修芍陂渠	 (181)
第三十三回	屈巫请命赴期思 樊姬动情劝庄王	 (187)
第三十四回	说盗案归生洗冤 斥晋使叔敖拒聘	 (193)
第三十五回	虎口里小婵偷生 地宫内优孟谏主	 (198)
第三十六回	东门柳奇技救主 孙叔敖正气逢仇	 (203)
第三十七回	黑衣人夜求箴尹 斗更生血谏君王	 (209)
第三十八回	扁头坡主客问答 芍陂渠君臣重会	 (214)
第三十九回	屈巫技穷激虞丘 叔敖情至劝潘母	 (220)
第四十回	由基助小婵脱困 庄王召孙安赐婚	 (224)
第四十一回	申吕地思除屈巫 承天殿议斩潘鬻	 (230)
第四十二回	聚法场君臣观刑 严守时潘鬻免死	 (235)
第四十三回	潘鬻历劫吐内情 许姬争宠设诡计	 (241)
第四十四回	申盟誓屈巫擢玉 卜贞吉庄王出师	 (247)
第四十五回	追赵旃庄王神勇 放士会令尹仁慈	 (252)
第四十六回	申县界潘鬻射雕 茅门前奸人劝进	 (256)
第四十七回	令尹无怨三去相 国舅惊魂猝入宫	 (261)
第四十八回	武子小心求真相 归生大胆夺铜节	 (268)
第四十九回	优人坊庄王观戏 小孤山叔敖谒师	 (275)
第五十回	义士武子生报恩 奇人蒯通死解怨	 (282)
第五十一回	孙叔敖官复令尹 虞太傅罪进囹圄	 (289)
第五十二回	令尹舍命堵龙口 鬼蜮玩火归阴界	 (296)
第五十三回	孙府内巫覡招魂 灵柩前股肱托梦	 (301)
第五十四回	寤庄王演优孟戏 颂贤相传忼慷歌	 (306)

第一回 孙叔敖负母逃难 养由基比箭毙贼

诗曰：“楚相当年泣母慈，至今阴德令人思。空山何处埋蛇迹，古树荒台应有祠。”

此诗乃清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来谦鸣所作，专道楚国宰相孙叔敖宅心仁厚，不忍累及无辜之事。史书记载，孙叔敖年幼时外出玩耍，曾看到一条双头蛇。时人传言见双头蛇者死，孙叔敖不免大惊，于是决定将它打死，就地掩埋。处置完毕，他哭着回到家。母亲惊问其故，孙叔敖叙说经过，然后道：“儿听说见两头蛇者必死，我时日无多，好害怕啊！”

母亲问道：“你干吗把它打死？留它一条活命，你或可免遭惩罚。”

“母亲，如果不将它打死，别人看到了，岂不也会折寿？”

母亲欣慰地道：“我儿不要担心，你心地良善，神必佑之！”后来孙叔敖历经磨难，果成一代名相。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话说孙叔敖乃楚国郢都人。这郢都城因位于纪山之南，又称纪郢，魏晋以后之史书多称其为纪南城。此城始建于楚文王十年（公元前680年），控江扼汉，背山临泽，西通巫巴，北接中原，东连吴越，乃机枢冲要之地。城内宫殿、宗庙、坛、祠、公府、馆榭、观景楼阁、邸店、柜坊等建筑日渐宏阔，至庄王时，人口已逾十万之众，成为南方第一大都邑。郢都大城套小城，都城内还有一座王城，是楚王处理朝政、居寝的地方。这王城规模宏丽，非他国可比，楼阁遍布，其中最巍峨高峻的当属君臣商讨国事的承天大殿。在高可丈余的层台上，立有三十六根三人合抱的楠木楹柱，朱红髹漆，既承载层层顶盖的千钧重压，又显出威威赫赫、令人敬畏的气势；大殿之顶覆赭黄色琉璃瓦，若红日临空，则气象万千，王者之气沛然而生。王城北半里之遥是达官贵人、国戚勋臣居住的贵人府街，大司马蒯贾的府第就坐落于贵人府街的尽头。再向北，便是黎庶居住之地。

蒯宅内一株大槐树虬蟠苍劲，枝叶茂盛，犹如伞盖，显得院内分外幽静。前文所说的孙叔敖就是大司马蒯贾的公子，名敖，字叔敖，一名蒯猎。蒯家历来耕读传家，孙叔敖常跟着母亲在院后菜园劳作。

一日，孙叔敖劳作完毕，洗漱之后到窗下读书。看到《尚书》“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一句时，他不禁陷入沉思。

此时正是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春秋各国，齐国自齐桓之后，

五子相继任国，其时惠公在位，国势日颓，大势已去，能与楚争霸者，唯晋而已。两年前，晋国正卿赵宣子盾默许赵穿弑灵公，掌握晋国大权，扶持公族，赵氏势力极度膨胀。前607年晋伐郑，庄王亦挥军北上，郑惧，与晋结盟。庄王北进受阻，转攻陆浑之戎，后陈兵周境，意欲问鼎天下。

此时的楚国尚未摆脱庄王三年大灾带来的影响，加之以攻戎灭庸，消耗国力，可谓仓廩不实，兵甲未修。庄王北上又为赵盾所阻，正在举棋不定之际。而内部若敖一族世袭令尹，称霸朝廷，阻塞言路，阴结势力，时有不臣之意。故楚国看似国力雄厚，实则内忧外患。

孙叔敖沉思着，脸庞轮廓分明，双目深邃有神。他刚过弱冠之年，此刻脸上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

正思索间，一樽凉水被轻轻地放到了几案上。孙叔敖知是老家人东门柳送来的。东门柳是瘸腿的老人，葛家见他无家可归，便将他收留在府中，已有十多年了。他虽说瘸着一条腿，但做事极勤快。

孙叔敖正待端起水，忽见院子里老槐树上几只乌鹊惊起，箭一样飞向天空，耳听门外大街奔跑声、呼喊声、车马疾驰声，乱成了一团。

“儿子，儿子！”随着急促的呼唤声，满脸惊惧的母亲走了进来，“外面怎么乱糟糟的，兵荒马乱一样？”她素面朝天，头发高高挽起，斜插着麋鹿骨节磨制的笄簪，一身青灰色的葛布曲裾深衣袍服，丝毫不像别府的夫人，满身绫罗珠宝。

孙叔敖还未作答，门外就冲进来一个着官服的青年，却是宫厩尹——专管王宫养马之事的潘鬻，与叔孙敖母子是熟识不过的。

潘鬻几步跨到他们面前，双手抱拳一揖，单腿跪到了地上，急急忙忙地说道：“伯母，大事不好，令尹谋反，全城就要戒严……”

孙母赶紧扶起潘鬻道：“侄儿快请起，你说令尹谋反了，要大开杀戒了？那……敖儿的父亲还好么？”

潘鬻道：“司马他……在三舍之外的轘阳筹措军饷……已被令尹遣人杀害了！”说罢泪水夺眶而出。两家本是世交，过从甚密，亲如一家，提起伯父遇害，潘鬻不由得心如刀绞。

孙母闻听此言，惨叫一声：“痛杀我也！”随即昏厥在地。潘鬻与孙叔敖慌忙将她扶起。一阵呼唤之后，孙母才悠悠醒转，泪如泉涌。

潘鬻急切地劝道：“伯母大人节哀，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令尹要斩草除根，不久就会派兵来捉拿伯母全家，当务之急是赶快逃命。如今四座城门与朱河、松柏河、新桥河、龙桥河上都已派去兵将，严控朝中大臣与家眷的走脱。令尹要一一甄别，以定生死。此刻松柏河一带守兵尚未到达，是唯一的活路。事不宜迟，你们赶快动身吧！”潘鬻怕耽搁久了引来

杀身之祸，说完向孙母叩头，起身快步冲了出去。

孙母哀哀痛哭，六神无主。孙叔敖从内室拿出一块约有五钱的金子，塞到东门柳手里道：“这点钱你拿着逃命去吧。你对我家的恩德，只能来日再报了！”说罢他将玉剑藏到贴胸的衣襟内，背起母亲向门外奔去。

这玉剑是时为太子的庄王与太傅冉伯聃到蔦府时，太傅赠与之物。当时庄王熊侣仅十四五岁，孙叔敖也还是把玩弹弓的年纪。太傅戏与孙叔敖论治国之道，孙叔敖说道：“休兵罢战，休养生息，民富国强，何愁霸业不成？此乃远虑之事，是国之根本。”太傅又问及双头蛇之事，解下腰间的玉剑赠送给他，说道：“此子好生教诲，必成大器！”此后这玉剑被蔦家视为宝物，一直不离孙叔敖之身。

街上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哭爹喊娘，又有兵丁不时横刀纵马，疾驰而过，一派恐怖的情形。孙叔敖负着母亲，混在杂乱的人群里，朝潘鬻指点方向逃去。然而他们来到桥头时，已是兵丁林立，盘查得滴水不漏。

那些横眉怒目、杀气腾腾的军士大喊大叫：“千万别放跑了司马蔦贾的儿子！令尹说了，谁抓住他，官至大夫，赏黄金千镒，美女百名！”孙叔敖赶紧放下母亲，抓起一把尘土朝脸上一抹，将自己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将母亲背起，硬着头皮随人流拥上了松柏河桥头。他知道此刻再无退路，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清醒过来的孙母咬着儿子的耳朵说道：“把为娘放下，你快快脱身去吧！”孙叔敖只是不听，挤到了守军那里。

一个兵士喝道：“别看你灰头灰脸的，模样儿却还是个书生，你心里有鬼！莫不是我们要盘查的孙叔敖吧！说！叫什么？”

孙叔敖答道：“敝人叫东门碣石。”

那兵士紧追不舍地盘问：“干什么的？背上何人？”

孙叔敖强自镇静地答道：“姑母有病，我奉母到城里探望，不料遇见这场变故，母亲也吓病了，我须将母亲背回去。”

兵士继续问：“既然姑母病了，你父亲理应看望，怎么不见他的人？”

孙叔敖正不知如何回答，旁边却响起一个气喘吁吁的苍老声音：“小人便是他的父亲。只是我瘸了一条腿，走不快，迟到了一步。”

孙叔敖不禁讶然，竟是老家人东门柳！亏得他这个瘸脚老人竟能一路相随，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孙叔敖激动地说：“父亲！你怎么现在才跟上来，害得我们好不担心！”

那个兵士狐疑地打量着他们，并没有就此放过的意思：“你姑妈住哪条街？做什么营生？说！”

孙叔敖胆战心惊，心想这下恐怕要落入虎口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

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速将那三个可疑的人押过来，我要亲自审问！”说话之人竟是潘鬻，那个兵士将三人押了过去。

“斗”字大旗下有一乘战车，旁边坐着满脸肃杀之气的潘鬻，他身后站着两名披坚执锐的兵士。看来在这里，潘鬻手握生杀大权。潘鬻让兵士将孙叔敖捆了个结结实实，却并不审问，挥手道：“将他押到一边去。”

潘鬻领着兵丁继续盘查过往人群。过了一会儿，他对一个青年耳语了几句，那青年便拔足狂奔。潘鬻大喊一声：“还不快去追赶孙叔敖！”

守桥兵士听得主将命令，呼啦啦全去追赶那个年轻人去了。潘鬻快步走来，拿刀刷刷几下划断孙叔敖身上的绳索：“贤弟，赶紧背上伯母去吧。庄王已经回师郢都，令尹率兵迎战去了，咱们后会有期。”

孙叔敖感激地背起母亲。偏生那个兵士跑了回来，道：“大人，此人还须细细审问。”潘鬻只得照例审问：“你再回答我一遍，你叫什么？”

“东门碣石！”

潘鬻转而问家人东门柳：“你果真叫东门柳吗？如果蒙骗本官，哪怕你不是蔦贾家里的人，也难逃死罪！”

东门柳镇定地答道：“启禀大人，小的的确叫做东门柳。”

潘鬻故意沉吟半晌，道：“谅你也不敢糊弄本官。”又转头对那兵士说道：“看来疑虑可消。还不赶快回去，如果放跑了蔦贾的儿子，令尹轻饶不了你我！”然后冲孙叔敖吼道：“还不快滚！”

孙叔敖如蒙大赦，背起母亲，快步朝城外奔去。只是苦了东门柳，拖着一条瘸腿一颠一颠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三人来到一片高岗，岗上杂树丛生，荒无人烟。浑身散了架似的孙叔敖瘫倒在地，衣服湿得能拧出水来。

东门柳忽地跪到地上掌自己的嘴，道：“公子，主母，小人该死，过松柏桥时老奴不该胡说八道！”

孙叔敖急忙抓住他的手，将他扶起，道：“生死攸关，也亏得你急中生智，不然我们已经死了！”

孙母也感激地说：“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三人稍作歇息，恢复些体力，便朝云梦大泽深处奔去，一会儿就变成了三个黑点，不见了踪影。

郢都发生这场大变故时，庄王正带甲十万，借伐陆浑之机，兵锋直指伊洛。此时东周王室衰微，无力抗拒，周定王便遣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军。王孙满游说庄王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庄王晒笑道：“楚国折钜之喙，足以为九鼎。”但他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

不成熟，便有退兵之意。此时朝里忠良之臣暗中派出的信使星夜赶到，奏报令尹谋反之事。庄王大惊失色，急令火速回都。

这谋反之人名叫斗越椒，官至令尹。何为令尹？“令”乃善之意，“尹”为长之意，“令尹”即最好的官长。虽然楚国先祖出自黄帝之孙颛顼，周朝建立之时亦立有大功，但由于地域关系，楚国一向被视为南蛮，楚之国君也只是子爵。楚国朝廷典章制度与官职名称等，多有别于中原诸国。立国之初，令尹之职叫做莫敖，楚武王时更名令尹，相当于中原各诸侯国的丞相或相国，但又有所差别：丞相或相国只管文官类的国事，而令尹入相出将，掌握全国军政大权，权力之大，别官概莫能及。

斗越椒谋反有两个原因。一则他是国君熊仪之后，虽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深入骨髓的王族优越感还在，而且膨胀出政治野心，他要“斩”而复得。二则楚庄王亲政之初，国内发生饥荒，戎人、庸国、麇国趁机勾结百濮，聚众几十万，兵压郢都，形势万分危急。庄王召集大臣廷议时，斗越椒力主迁都坂高。司马蒍贾驳斥道：“郢都乃国之根基，遽然迁都，众敌一鼓可取。况坂高离此不过百里，并无险阻可凭。当下之势，庸国为群乱之首，擒贼擒王，只要集中兵力击败庸国，其余必不战自溃。”庄王采纳蒍贾之策，果然尽破来犯之敌，楚国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势力扩展，迫近晋国，为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此一战使若敖氏丢尽了脸面，斗越椒十分忌恨蒍贾，总欲寻找机会雪耻洗恨。庄王率兵在外，斗越椒便高举叛旗，大开杀戒，第一刀砍向司马蒍贾，继而搜寻他的儿子与家人。

闻得信使驰报，庄王率大军日夜兼程赶回郢都，遣使告斗越椒道：“若敖氏于楚有累世功勋，宁肯斗越椒负寡人，寡人不负斗越椒。”并许诺赦其擅杀司马蒍贾之罪，将文王、成王、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送入斗越椒营中。斗越椒利令智昏，口吐狂言：“令尹之职太小，我志不在此！”此言一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庄王平叛之战不可避免。

庄王大军与斗越椒的私卒和郢都叛军几番激战，最后对垒于清河桥畔。庄王军中有一名小校，名叫养由基，箭法深得楚国神箭手琴氏之精髓，可谓盖世无双。此人胆气豪壮，请命要与令尹比试射箭。斗越椒自忖箭法无敌，哈哈一笑，命亲兵高喊：“射杀无名小辈，庄王当下投降！”

比试开始，斗越椒眼露凶光，连射三箭，皆没射中，有一支箭竟被养由基衔住。斗越椒见状慌了手脚。养由基一阵大笑，高声叫道：“令尹，现在轮到小人射你三箭了！”已经慌神的斗越椒听得弦响，只当箭已射来，急忙将身子一闪，哪知养由基只是虚张声势。如是者再，斗越椒渐渐放下心来，却听嗖的一声，一支利箭直穿其喉，斗越椒倒地而亡。

庄王大喜，亲自擂鼓，指挥将军公子婴齐、公子潘炅等乘胜掩杀。斗

越椒一死，叛军斗志全无，土崩瓦解。庄王欣然嘉勉养由基，奏凯还都。

庄王九年，若敖氏一族不拘大小，皆被斩于城外凤凰山麓。

这一日，庄王召集群臣于承天大殿议事，忽报出使齐鲁二国的箴尹斗克皇回朝，已在殿外候旨。朝臣大为吃惊：斗越椒谋逆被平后，若敖氏一族无人幸免，斗克皇与斗越椒一族，也在诛杀之列，此等大变他岂有不闻？既闻之，又怎会自投罗网？

接到禀报，庄王倏地抬起头，双目如电，寒气逼人，冠冕上的红宝石旒晃个不停：“宣他进殿！”

斗克皇走上殿来，稽首伏地，奏道：“臣斗克皇叩见我王！”庄王怒气冲冲地问道：“若敖氏斗越椒谋反，寡人上赖神明祖宗福佑，下赖众将士忠勇，得以击杀。若敖氏一族有负于朝廷，有负于寡人，依祖制法度，你也难逃一死！你还有何话说？”

斗克皇脸涨得通红，慷慨道：“臣知祖宗之法不可违，然臣奉旨出使他国，尚未复命，若为顾全性命，中途逃遁，岂不为人耻笑？何况君为天，背天者诸神群氓皆可杀之！容臣禀奏出使之状，然后依律问斩。”

庄王不语。

斗克皇道：“齐国已不复当年之盛，桓公七子为夺王位，兄弟阋墙，内耗甚重，已成强弩之末；鲁国僖公即位不久，信义未孚，无力外拓，皆愿结好于我国，共同对付正在崛起的晋国。”奏罢，不待庄王言语即起身，说道：“罪臣去也！愿我王千秋万岁不弃楚国！”言讫转身离殿而去。

“潘廋将军，”庄王对斗克皇行止颇感奇怪，令司马潘廋将军道，“你领兵紧随其后，看他意欲何为。务必不使其逃脱！”“微臣遵旨！”潘廋急步走出大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屏住呼吸，不知庄王将会如何处置斗克皇。不久潘廋归来，含泪跪下奏道：“箴尹真乃忠义之士，他已去司败衙门请死！”庄王愕然，内心已下了“忠烈之臣”的断语，又想到若敖氏代有贤臣良吏，忠于楚国，勤于王事，实在于国有功，内心翻腾不已，忙宣斗克皇进殿，道：“卿乃楚国社稷之臣！寡人赐你改名更生，仍为我朝箴尹，望卿不负我望！”

斗更生跪在地上，涕泗横流地道：“臣肝脑涂地，难报大王厚地高天之大德！”朝臣亦发出一片歔歔之声。

第二回 凤翔宫樊姬论贤 小狐山叔敖问道

一个夏夜，御苑东侧凤翔宫里宫灯发出柔和的光，一位端庄贤淑的后宫妃子正与一位公子模样的人说话。他俩本是亲姐弟，姐姐就是庄王的正宫娘娘樊姬，坐在她对面的是弟弟樊羽。樊姬发髻上斜插着极普通的兽骨簪簪，身穿一件淡绿色的宽袖紧身曳地长裙，上面绣着一只五彩斑斓的凤凰。她这一身打扮在后妃里很普通，却不失雍容高贵、典雅端庄的仪范。樊羽身穿天蓝色绮罗曲裾深衣，腰束玉佩锦带，俊雅清朗。

樊姬的娘家在楚国息县，亲人里只有这么一个弟弟在郢都。经商致富的弟弟来见她，是特地给她送头饰的。

樊羽满脸喜色地道：“姐姐，弟弟如今富裕了，送你一件首饰，包你喜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锦缎盒来，小心翼翼地打开，顿时金光闪烁，耀人眼目，原来是一枚巧夺天工的步摇。骨架由赤金铸成，上缀宝石花饰，下垂五彩珠玉，仿佛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如插于发际，那垂珠便会不停地摇曳，轻盈曼妙。

对于弟弟的馈赠，樊姬虽感温馨，但还是轻轻一推，说：“这个你还是拿走，姐姐用不着。”

樊羽急了，道：“姐姐，这是我一片心意。你虽贵为正宫娘娘，却没有一件贵重的头饰。你看别的嫔妃，哪个穿戴打扮不强你百倍？”

樊姬好奇地追问道：“后宫的嫔妃穿戴打扮，你如何知晓？”

樊羽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转移话题道：“你知道这枝步摇价值几何？至少黄金百镒！光看这珠玉，啧啧！”

樊姬并不买他的人情，仍是追问：“你跟姐姐说实话，你经常往深宫跑，真的是来看望我这个做姐姐的吗？”

樊羽嘻嘻一笑说：“姐姐你真会冤枉人！一母同胞，骨肉情深，做弟弟的当然想时常看看姐姐，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么？”

弟弟经常借看望自己之名跑到后宫来，樊姬凭着女性特有的敏感，早就觉察到他另有所图，于是不客气地训诫道：“如果你在后宫闹出什么事情，触犯刑律，姐姐我也救不了你！”她接过侍女采菱送上的鸳鸯豆，送到唇边轻轻抿了一口清水，继续言道：“你既操商贾之业，就该把一门心思用到那上头呀。”

这话倒勾起樊羽一肚子的怨气。当初庄王欲封他为士师，食邑千户，

已经拟好诏书，只待颁发，樊姬却向庄王劝谏道：“圣人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樊羽符合哪一条？他是臣妾的弟弟，故臣妾深知其稟性，他不堪大王所托。”好端端的一个美差，就这样付之东流了。

“本来大王要封我为官的，你却横加阻拦，说我既无功又没才，群臣不服，怕有误国事。群臣算个什么？姐夫堂堂一国之君，诏书一下，谁敢胡说？”

樊姬最见不得弟弟的纨绔习气和倚仗权势的毛病，一时气得两颊绯红，斥责道：“你竟敢妄议朝政，那就休怪我这做姐姐的不讲情面了！今天权且饶你一回！”

虽然樊羽明白，自己已经起商来风生水起，以致现在富甲一方，全都得益于姐姐的光环，但官路被阻，难免对姐姐有所怨尤，遂道：“俗言道，是亲三分向。你倒好，专向亲弟弟使绊子。天底下哪有你这样当姐姐的？”

樊姬已气得手脚发颤，怒道：“你给我住嘴！采菱，速速令宫宰送他出宫！”说着将锦缎盒塞给樊羽，再次厉声训诫道：“你一心一意诚实经商才是正道，如果再有事没事往深宫里跑，我就命司阍把你抓起来，送交廷理治罪了！”

片刻，身为大内副总管的宫正庶子跑了进来，尖着嗓子道：“奴才叩见娘娘。”

樊姬强忍着愠意说：“我叫宫宰胥隗，你倒跑了来。罢了，你把国舅送出宫去吧！”樊羽垂头丧气走了。樊姬悄声吩咐采菱：“你跟在后面，看他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半刻工夫，采菱回来，温声禀道：“启禀娘娘，国舅已经出了茅门。宫正庶子说是奉娘娘的懿旨，大司阍才令门尹打开宫门的。看着国舅爷出了城门，奴婢才回来。”

樊姬道：“可有可疑之处？”

采菱道：“奴婢倒没看出什么不轨。有宫正礼送，国舅爷还能怎样！”

“你看得可真切？”

采菱突然一拍脑袋说道：“奴婢不知这算不算可疑行迹？”

“讲来。”

采菱附耳喁喁地说了一番。樊姬秀眉微皱，轻轻“哦”了一声，纤纤玉指叩着鸳鸯豆，问道：“那凤阳宫，从外面能看出什么吗？”

采菱说道：“窗棂遮得严严实实的，只有灯光透射出来。里面传出簾笙的乐声，还有不知谁在唱歌，与娘娘平时唱的词儿仿佛：‘乖乖吃酒，采荷撑舟……’”

还没等采菱说完，樊姬已笑得直不起腰来，指着采菱说：“你你……”

你个傻丫头！这虽是咱们这儿的民歌，却是经乐长优孟整理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词儿似写男女之情，其义理却颇深远：淑女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害之心，这才是《关雎》一诗的要义！”

采菱哪懂这么艰深的学问，但仍然点头道：“经娘娘指点，奴婢懂了。”

樊姬却不再言语，凝眉蹙额，陷进深思之中。

一阵囊囊的脚步声传来，紧接着就是侍女“奴婢给大王请安”的声音。樊姬回过神来，知是庄王驾到，正欲行礼，却被庄王伸手拦住：“你我夫妻之间，要这俗礼何用？免了！”

此时庄王已退去上朝时的章服，换了一身玄色大袖袍服，腰际悬挂着那把从不离身的青铜宝剑，头上黑如髹漆的长发被纨带束起，双目炯然如电，显得英武刚毅。

樊姬吩咐采菱道：“快去御膳房告太官传肴饌来！”

因为斗越椒谋反，国家元气大伤，想到这些，樊姬尚且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庄王更是为国事操劳，每每宵衣旰食。樊姬知道，虽然子时将至，庄王一定还饿着肚子。她早就吩咐御膳房为大王准备可口的肴饌，还特地交代将白雉肉烹得味重一些。

庄王落座后，樊姬端来一个彩绘漆耳杯。见庄王饮水也如饮香茅酒一般豪气冲天，樊姬不禁笑起来，转而问道：“大王今晚又是与虞丘大人谈论国事，以至不知夜色深沉吗？”

庄王放下杯子，道：“卿所言不谬。寡人每与虞丘纵论治国要道，都忘却腹中饥饿，令尹真乃国之大贤！”

“依妾看来，虞丘大人并非贤者，实乃昏聩之人。有此大臣，国之不幸也。”

庄王惊异地抬起头道：“虞丘胸有韬略，腹有良谋，所谈问题都切中时弊，无一言空泛，无取宠之意。卿何出此言？”

“虞丘为王所重，任职数年，为何国家没有中兴气象？且吏治隳败，法度不明，文臣武将为国家计者鲜有其人；府库空虚，仓廩不实，国家贫瘠，民不聊生，我楚国仍处于困顿之中，虞丘之能又在何处？大王给他的俸禄之巨，无人能比，但也没见他有我楚国先贤令尹子文毁家纾难的贤能之举，请问大王，他又廉在哪里？故知此人并非贤者！”

庄王深受震撼，瞠目而视。

“虽然齐国已成强弩之末，但新近崛起的晋国锋芒毕露。它若联合中

原郑、宋诸国攻我楚国，那会是什么可怕的局面！”

樊姬将自己的疑问全端了出来，末了，仍意犹未尽地说道：“这些年来，妾未见虞丘大人襄佐我王拓一寸疆土，也未见他举荐过一位贤才，倒是虞丘一党中人，个个身处朝堂。妾不明白，楚国几代先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拓边疆，如今疆域已达数千里，黎庶众者已过百万，难道没有一个贤者吗？虞丘怎么从来没有举荐一贤者为国所用？”

这番谏言鞭辟入里，发聋振聩，令庄王仿佛回到当初登基之初。当时庄王左抱秦姬，右揽越女，不理朝政，并明令谁若进谏，格杀勿论，唯有大夫伍举不避斧钺，泣血进谏。如今樊姬的一席话与伍举有异曲同工之效，庄王慨然嘉许道：“卿这一席话，犹如圣贤之音，令寡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请卿说下去！”

樊姬遂言道：“误国误民者，虞丘也！虞丘不去，我楚国必有后患，大王日后如何面对列祖列宗？”说到最后，樊姬已是梨花带雨，掩面而泣。

庄王思绪翻江倒海，伸出大袍袖口为樊姬擦去泪痕道：“贤者为国宝，不会一直湮没在民间。就在昨天，寡人收到太傅冉伯聃的信，向我举荐前司马荔贾的儿子孙叔敖，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能。我曾与老师共诣孙府，那时孙叔敖尚在髫龄，竟讲出一番治国要道来，老师料定此儿日后定会成为楚国栋梁！”

樊姬抬起盈盈泪眼，轻问道：“孙叔敖？”

这几天，地处郢都之北的期思正遭受旱灾，一望无际的庄稼在炎炎夏日炙烤下，蔫头耷脑，仿佛一把火就能点燃，连往日喜欢在田间鸣叫的叫天子也鲜见踪影。这真急煞了以种地为生的黎庶们，个个苦着脸唉声叹气。

独龙岗下，锣鼓声与祈祷声震得山鸣谷应。蜿蜒曲折的小路上，一群破衣烂衫的百姓抬着各色供品，一边走一边仰天呼号：“各路神祇，可怜可怜下界凡尘的子民，快下些雨吧！”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匆匆忙忙从这群人身旁走过。他身着短衣，面容憔悴，眼神忧郁，背着一把丈量土地的木弓，身后跟着一个紧跑慢赶的垂髫男孩儿。

他对这里的地形太熟悉了。隆冬时节，漫山遍野雪压三尺，春分一过，冰雪消融，汨汨的清泉便顺着沟渠流走了；到了暑夏，老天来几阵暴雨，这些低凹的沟壑与堰塘就会满溢，但天一放晴，那昏黄的泥水眨眼间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汉子正苦苦思索储水的法子。

十多天来，他奔走在纵横阡陌里，已是蓬头垢面，身上的单衣早就被

荆棘与茅草刮破了，但他全然不顾。最令人不解的是，他还带了自己的儿子，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

孩子毕竟年幼，被祈雨队伍吸引住了，拍着小手叫道：“父亲，真好玩，陪我玩玩吧！”

汉子抓住儿子的胳膊，道：“我不是带你出来玩耍的。”然后又耐心地指点着说：“我儿，你看，这儿叫做沟，那边叫做堰塘。一到淫雨季节，这里积水成灾，可到夏秋时节，水就渗到地底下，或者流走了。种庄稼，没水灌溉就会颗粒无收，官府仍然催交田税，你说百姓还怎么活呀？我早就想帮助乡亲们修筑水渠，让这里变成粮仓，让大家免受饥馁之苦。”

孩子并不懂父亲这番话的意思，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极不情愿地随着父亲走了，不久又咧着嘴抹开了眼泪：“父亲，我饿！”

汉子说道：“你等等，待我把这道高岗丈量完，就给你吃些东西，好吧？”也不等小孩答话，汉子就取下木弓丈量起来，并将结果一一刻记在竹简之上。做完之后，他蹲下身子道：“来，我儿，我背你一段吧。”说着又从怀里摸出一个野菜团子递给孩子。

孩子舒舒服服地趴在父亲背上，贪婪地啃了几口菜团子，也没忘记朝父亲嘴里塞去一点，道：“父亲，你也吃一口吧，好香好香。”父亲只说：“乖孩儿，我不饿。”

父子俩在曲折的小道转了几个弯，眼前巍然出现一座山。这座山唤做小狐山，方圆不过三四十亩，然而山上松柏蓊郁，竹篁苍翠，与满目焦枯的千里赤土迥然不同，真个是贤者隐居的好去处。

汉子背着儿子，直奔西南侧而去。那里有一处茅庐，四面竹树环合，阴翳生凉。一见茅庐，汉子激动不已，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丈的身影。

三年前，汉子领着家人从云梦泽深处辗转来到这个叫做期思的地方，觉得这儿地旷人稀，土地肥沃，只要舍得下气力、流汗水，收成必定足果腹。谁知此处没有水源，每遇干旱，黎庶只好祈求上苍，祈求无果，就扶老携幼，逃荒而去。他萌发了一个念头：大禹王能治水患、救苍生，我为何不能治干旱呢？有了这个想法，他开始四处奔波，观旱情、察地形、勘水势、访民生，每天都忙到红日西坠，暮色初上。有一天，时交酉戌，他已是饥肠辘辘，两眼昏花，跌跌撞撞间来到了这岚气氤氲的小狐山。昏蒙之中忽见一位老丈扶杖吟哦道：“天乎天乎，何虐我民？”

他感觉到这老者心忧黎庶的胸怀，激动不已，忙趋步上前搭话道：“老人家，能给晚生一瓢水么？”

那老丈仿佛没有听到，抬头望望已是清辉播洒的朗月，转身缓步走向

茅庐。

汉子上前几步，恳切地道：“老丈，能赐一瓢水么？”

那老丈头也不回地说道：“已经这时候了，你还在孤身游荡，必非良善之人。这里的水是洁净之物，岂能容万人侵占半点？”

汉子忍气吞声地回应道：“老丈何出此言？我乃期思之民。如果是盗贼，哪会跑到无物可盗之处。”

那老丈并不答话，挥起手里的拐杖，朝身旁一株酒樽粗细的松树横扫过去，只听啪嚓一声，松树拦腰折断。汉子正在惊诧，忽然眼前黑影一闪，那根拐杖兜头朝他劈来。汉子也不含糊，闪身偏头，轻舒猿臂，一把扯住拐杖，顺手发力朝怀里一拉——他本以为这下必将老者拉得扑倒在自己怀里，孰料老者岿然不动，反而发出一阵洪钟般的笑声：“好小子，有两下子！只是不知天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究竟所为何事？”

汉子心生感激，刚才老丈横劈松树，分明是给他一个警示，否则猝然一杖劈来，自己万难抵挡。如此看来，老丈只是想测他有无防身之术，并无恶意。汉子凛然道：“期思之地，可耕种的田土上万畹。然而每遇天旱，便颗粒无收，百姓纷纷逃荒要饭，苦不堪言。据小子勘察，这里并不缺灌溉之水，所缺者乃治水之人，不才意欲担当此任！”

老丈听罢，咄咄逼人地说道：“你一介布衣，只需得胼手胝足为稻粱谋，自顾尚且不暇，哪有精力移作他用？听我的劝，你种好自己的地，按数缴纳田税即可。修渠治水，本是朝廷之事，你不要自不量力！”

汉子正色说道：“老丈此言差矣。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天下事操心乃天下人之责任。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热血心肠的人哪能坐视不管呢？”

那老丈闻听此言，双目倏地炯然生光，在朦胧夜色中如电光石火。忽然他又闭上双目，慨然良久，徐徐转过身去，长叹一声说道：“民生多艰，又有几人惦念？”

老丈将汉子请进茅庐，借着庐牖里透进来的月光，舀了一豆清水递给汉子，道：“看样子你还没吃饭，就先喝点水吧。”

汉子掏出菜团子狼吞虎咽，边吃边打量面前的老丈，不禁暗暗称奇：只见他精神矍铄，双目神采焕然，似乎能洞悉世间万事。汉子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这个老丈，一时又想不起来，于是恭敬地问道：“据小子所见，您并非俗世中人。敢问老丈，您从何处而来？”

老丈手中的拐杖顿地有声，他说道：“我隐居是实，但实非隐士，朝中大事，我也时时关注。‘鬻熊之嗣，肇封于楚。’我楚国自先祖鬻熊开国，延至今王，已历十三世。当初‘土不过同’，如今疆域达数千里，表